

# 創作,做一把認識作家的萬花筒

## 《青春敘事曲》青少年文學營(一)

親近作家的方式，除了閱讀，還能做什麼呢？六堆三百年笠山文學印象：向鍾理和、鍾鐵民父子致敬舉辦的「青春敘事曲」青少年文學營活動，回到兩鍾生活之地美濃，看同一座山，踩同一塊地，雲朵飄來，細雨紛飛，在字裡行間串接起現在的時間，和作家比肩，用身體感受所有拼成美濃、拚成鍾理和與鍾鐵民生活的小事：再用創作成為稜鏡，折射時空，連接作家與自己，共譜一段生命與生命交疊，萬花齊放的故事。

**玩遊戲、看劇、看風景：初識兩鍾**  
本來應該在寒假舉辦三天兩夜的營隊，因為一波疫情來襲，而改至清明連假的六、日，以一天線上、一天實體的方式舉辦。線上的相見歡，由文學桌遊揭幕。文學營中來自各地的國、高中生化身偵探，要破解鍾理和作品《秋》、《竹叢下的人家》兩篇小說中的來龍去脈。

趣之處：謎底揭曉之後我們直呼「以為會更狗血！」「想得太淺！」，每個人以各自的生命經驗為角色推敲動機與行動，在解謎之際已經捏起創作的線頭。  
推敲角色是從個人貼近鍾理和，屏東科技大學客家產業文化研究所含章老師與中山大學劇場藝術系教授仁豪老師則是從環境來貼近兩鍾。前者從兩鍾作品描繪的地景來認識與想像美濃；後者融合鍾理和文學作品改編成戲劇《原鄉，在路上》，則是選擇從大歷史窺看鍾理和。



「青春敘事曲」青少年文學營活動，回到兩鍾生活之地美濃，看同一座山，踩同一塊地，在字裡行間串接起現在的時間，和作家比肩。圖為舜文帶領的繪畫組，引領學員描繪自然的顏色。(美濃愛鄉文教基金會提供)

「戲劇的力量是創造氛圍。」活在承平時期的我們嘗試在演員讀劇時各種腔口的抑揚頓挫，捕捉鍾理和的心靈風景。論在此之前不知道鍾理和，今天在各式各樣的鍾理和切片中，都開始對他產生興趣了。

**創作，你想對作家、對美濃說什麼？**  
第二天大家見面，線上的人頭長出身體，被屏幕阻絕的「體感」終於落地，對鍾理和、鍾鐵民的想像長出連結現實的橋樑，接著走一趟他們走過的路吧！曾任鍾理和文學館研究員的金龍摘要了濃縮兩鍾生命歷程的文句，帶領我們一花一世界細密地還原作者的一生，也不忘提醒，創作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了什麼。作家筆下的風、雨、山、林都有生命，我們從他們的文字裡看出去，再回到我們的身體，會有什麼不一樣呢？

「之所以用創作的方式帶文學營，是因為大家在感受之後都會想要去回應這個人、這塊土地、這個環境。」籌辦文學營團隊的美濃愛鄉文教基金會想要我們「與環境對話」，練習表達自己的感受，無論用什麼方式。三位創作導師，分別使用三種方式：繪畫的舜文、說故事的鳳凰、寫字的卉君，我們自己選擇喜歡的、想作的，讓舜文教我們發現色彩，讓鳳凰引導我們觀照內在，讓卉君帶我們看水看山。



學校不僅是讀書的地方，也是培養家鄉認同與情感之所在。(攝影/李慧宜)



龍肚國小前庭變成禾埕曬穀場。(攝影/李慧宜)

# 《米倉的孩子》展現農村力量(一)

**回到米倉的孩子**  
「哥擺！要不要回來？回家鄉也是回母校服務，明年是學校一百周年，回來一起籌畫百年校慶，如何？我們都等你，也期盼你喔！」因為阿鴻(黃鴻松)主任的一句邀約，我改變了自己從事教職的生涯規劃。或許是被灌迷湯，但更是午夜夢迴縈繞不止的懷想。我心中不斷想著的，「教育不就是在最需要的地方看到自己的可能嗎？」

農村在您的心裡，是一個什麼樣的所在呢？留鄉的您，會感到壯志難伸嗎？離鄉的您，會感嘆歸鄉路遠嗎？紀錄片《米倉的孩子》試圖為當代農村寫下一段動人故事。希望留守的您得以看到自己的價值，也希望離鄉的您能回到故鄉的生命力。讓我們相約：五月二十二日星期日晚間十點客家電視見。

小百周年校慶活動中，體會到台灣一世紀以來的農村發展；而阿鴻主任對鄉土教育、環境關懷的堅持，原來是來自對母親人生的探索和客家族群在大自然生存的智慧；我們跟著攝影機走進青農校友阿明(黃偉宸)的生活，也同理一位農民想要守護土地的決心。如阿鴻主任說，「龍肚過去是米倉，龍肚國小的孩子就是米倉的孩子，下田務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龍肚國小是一所農村裡的學校，這個村子的人們，在鏡頭底下都不是明星，但卻持續散發如水田中的閃爍陽光。透過日常生活的紀錄，看到阿鴻主任和青農阿明的堅持，但這份堅持不是硬頸，更不是強硬，而是生命的韌度與對生活的寬容。阿鴻主任是龍肚國小食農教育的舵手；我是現任龍肚國小校長也是畢業的校友；阿明是第七十二屆的校友，是稻米品質競賽和橙蜜香小番茄品質競賽的雙料冠軍，也代表台灣稻米在日本獲得佳績。我內心的充滿驕傲，我們走出影片始終都是米倉的孩子。讀書不再是為了離家，求學不再是離鄉背井，深信有鄉下生活經驗的孩子，即使飛得多高，走得再遠，心中都有一個米倉，永遠指引回家的路。

文/張二文(龍肚國小校長)

文/謝欣珈(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畢業，自由文字工作者，現居美濃。)